



册府元龟
卷之三百二十
至三十三



13
849
106



849
106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奇較釋

宰輔部

識量

夫有識洞化源量苞群品乃可以緝熙帝載彌綸庶
務協夙夜有家之訓迪明哲保身之方矣歷代而下
任道非一左右元后思皇永圖大則繫於安危次乃
見諸逆順務全大體通適時變恢張紀律輔相物宜

九
寬猛得於厥中終始貴乎經遠故能坐鎮雅俗宏宣
令猷保國於永寧致君於無過豈與夫專任小智苟
合時機阿上罔下齷齪叢脞者同日而語哉
周周公其子伯禽受封於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
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
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
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
嘆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
不從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漢蕭何爲丞相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

倉帝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洵洵勞苦數歲
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
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無
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帝曰善又何置田宅
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日後世賢師吾儉不賢
母爲勢家所奪

曹參爲相擇郡國吏長大

取年長大者

訥於文辭謹厚長

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
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
不事
丞相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
醇酒不燒謂厚酒

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開謂有所啓白

以為嘗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

無如何從步更之嘗從相者迺請參游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

幸相國召按之乃取酒張坐飲張設坐席而飲也大歌呼與

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盖之府中無事參子

窟為中大夫惠帝恠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興言豈

以我為平少故也迺謂窟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乃汝日

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諱

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窟既洗沐歸時聞

自從其所諫參諫謂空也自從其所猶言自出其間也怒而告之二百

日趨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

也日與窟胡治乎胡何也言其窟為何治也乃者我使諫君也乃者

猶言曩也參免冠謝日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帝日

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日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日

君似不及也參日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

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

亦可乎帝日善君休矣

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時文帝益明習國家

事朝而問左丞相勃日天下一歲決獄幾何臨朝問也勃

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

出沾背媿不能對帝又問左丞相平平日有主者帝
 曰主者為誰乎平日陛下即問决獄責廷尉問錢穀
 責治粟內史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
 謝曰主臣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又曰主陛下
繫也臣服也言其繫服惶恐之辭
 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駑凡馬之稱非駿宰相者
者也故以自喻
 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遂孫外鎮
 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
 帝稱善勃大慚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
 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
 數又欲強對邪於是絳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

之勃謝免相而平專為丞相

丙吉為丞相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賊不稱職輒予

長休告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終無所按驗客或謂吉曰君侯

為漢相奸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艾謹吉曰夫以三

公之府有按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

事公府不按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

又嘗出逢清道群鬧者死傷橫道清道時反群鬧也清道謂天子當出

或有齊祀先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恠之吉前行逢人

逐牛牛喘吐舌喘急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

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間相

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終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

王商為左將軍輔政成帝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大言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蹂踐也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帝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帝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群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

不冒城郭

冒蒙覆也

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

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

訛偽也

不宜令上

城重驚百姓帝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帝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識而鳳大慚自恨失

言

後漢李固為大尉與大將軍梁冀參錄尚書事梁太后臨朝以楊徐盜賊盛差恐驚擾致亂使中嘗待詔固等欲須所徵諸士候到乃發殤帝喪固對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即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始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

卒害扶蘇以至亡國近北鄉侯薨閭族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

蜀諸葛亮為丞相先主以法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覆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大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比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孝直正字為之輔翼今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

不得行其意邪

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

立先主每人秉心嘗痛示稟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

費禰為錄尚書時大將軍姜維自以練習西方風俗兼有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禰嘗裁抑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禰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為希冀僥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吳陸遜為丞相時太子與魯王二官並闕中外職司

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
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過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
二宮勢敵必有彼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
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
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琮不納後果致敗

晉王祥初仕魏與何曾荀顛並爲三公時武帝爲晉
王祥與顛往謁顛謂祥曰相國尊重何侯旣已盡敬
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爲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
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
子二司而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

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
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

石鑿武帝太康末拜司空與中護軍張邵監統山陵
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爲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
營城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大懼白太后令惠帝
爲手詔詔鑿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
所領催鑿速發鑿以爲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
已別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不憂
王渾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及誅楊駿崇
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使不持兵持兵

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皂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

王衍爲大尉尚書令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雒陽危逼多議遷都以避難而衍獨買車服以安衆心

王戎爲司徒先是李含領始平中正被貶歸長安歲餘光祿差含爲壽城邸閣督戎表含曾爲大臣雖見割削不應降爲此職詔停

王導爲中書監錄尚書事元帝上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繇仰耀帝乃止後導爲太保與庾亮等共

輔成帝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詔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蘇峻既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必不以豐險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遜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置錐之以靜群情自安繇是嶠等謀並不行進位太傅又拜丞相庾亮以望重地

逼出鎮于外南蠻校尉陶稱聞說亮當舉兵內伺或
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
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
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
於是讒間遂息
庾冰代王導爲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任威刑
殷融諫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
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成帝疾篤時有爲
尚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
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詐衆心乃定

蔡謨爲司徒錄尚書事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
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
幸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
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尚哲必繇英豪度德量力
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
略不稱心才單力竭智勇俱屈此乃韓盧東郭所以
雙斃也

何充爲司徒錄尚書事加侍中庾翼臨終表以後任
委其子爰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
歸宜依翼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

戶口百萬北帶疆胡西隣勁蜀經畧險阻周旋萬里
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
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
桓溫英畧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
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今阻兵耻懼不淺克日
溫足能制之請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
王彪之與謝安共掌朝政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
興初即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
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在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
方之漢魏誠爲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

可隨宜增益修補而已疆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
時何可大興工勞擾百姓邪安曰官室不壯後世謂
人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允豈
以修屋宇爲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世不改營
焉

謝安爲尚書僕射惣關中書事安義朝輔導雖會稽
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強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
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筭德政既行
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
王導謂文雅過之及堪克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

謝玄勲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為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為荊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為豫州既以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

宋袁粲為中書監開府領司徒與齊高帝褚彥回劉彥節遮日入直平決萬機粲閒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特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後魏長孫道生太宗時為司空侍中每見大議多令時機

伊馥文成時為司空清約自守為政舉大綱而已不為苛碎

唐魏徵為侍中尚書省滯訟有不決者請徵平理之徵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處斷無不悅服

李勣為司空永徽初高宗謂侍臣曰今天下少事求之前史擬之何帝中書令高季輔對曰漢之文景周之成康雖幾致刑錯誠未礙今日北方遐遠並為州縣尋閱載籍未或前聞勣對曰臣不讀書寡聞淺識如臣所見能致天下太平四海無事者實在於君若君正則百僚正百僚正則天下正故知天下安靜在

於陛下帝曰然若人君不踐正道則臣面從而退故
如公言矣
長孫無忌永徽初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嘗
謂公卿曰朕開獻書之路冀有意見可錄將擢用之
比者上疏雖多而遂無可採者無忌對曰陛下即位
政化流行條式律令固無遺闕言事者率其鄙見妄
希僥倖至於裨俗益教理當無足可取然須開此路
猶冀時有謹言如或杜絕便恐下情不達帝又聞所
在官司猶自多有顏面無忌曰顏面阿私自古不免
然聖化所漸人皆向公至於肆情曲法實謂必無此

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不私其親
戚豈敢頓言絕無
張文瓘龍朔中爲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諸宰
相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議減其料文瓘曰此食天子
所以重機務待賢才也吾輩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
以避賢路不可減削公膳以邀求名譽也國家之所
貴不在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亦不爲名也衆乃止
郝處俊咸亨中同東西臺三品高宗嘗謂曰王者無
外何籍於守禦雖然重門擊柝蓋備不虞方知禁衛
在於謹肅朕嘗以秦法猶爲大寬荆軻匹夫耳而七

首竊發始皇駭懼莫有拒者豈不繇積習寬慢使其然乎慶俊對曰此繇法急所致不繇寬慢也帝曰何以知之對曰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者逮乎魏武法亦尚峻臣見魏令云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位其後嚴才作亂與其徒屬數千人攻左掖門魏武登銅雀臺遠望無敢救者時王修爲鳳翔間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魏武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脩此繇王脩察變知機違法赴難向各守法遂成其禍故知王者設法敷化不可以太急且政寬則人慢政急則人無所措手足聖王之道

寬猛相濟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堅謂仁政也又曰式遏寇讐無俾作慝謂威刑也洪範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謂中正道也帝曰善

宋璟開元初爲侍中玄宗令璟與中書侍郎蘇頲爲皇子制名及封邑并公主等邑號璟等奏曰王子將封三十餘國周之麟趾漢之大牙彼何足云於斯爲盛竊以鄴郟王等皆傍有古邑字臣等以數推謹條三十國名又王子先有名者皆上有嗣字又公主邑號亦選擇三十美名皆文不害意言足定體又令臣等別撰一佳名及一美色號者七子均養百王至仁

令若同等別封每緣母寵子愛骨肉之際人所難言
天地之平典有常度昔袁盎降慎夫人之席文帝竟
納之慎夫人亦不以爲嫌美其得久長之計臣等故
同建更不別封上彰覆載無偏之德玄宗稱嘆久之
璟又奏曰臣伏見韶州奏事云廣州與臣立遺愛頌
但碑所以頌德紀功披文相質臣在郡日課無所稱
縱恭宣政理幸免罪戾一介俗吏何足書能濫承恩
私見在樞密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
始請勅廣府即停從之時鄭州百姓亦爲前刺史孟
溫禮樹碑因是亦命罷之

裴光庭開元中爲侍中時有司寫毛詩禮記左傳文
選各一部賜金城公主從其請也祕書省正字十休
烈表投招諫隱言曰臣聞戎狄國之寇也經藉國之
典也傳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所以革其非心在乎
有備無患臣聞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昔東平王求
史記諸子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
夫以東平帝之懿威尚不欲示征戰之苦况西戎國
之遠藩曷可貽經典之事且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
獲乘車楚屢奔命一以典存國一以喪法危邦傳曰
仲叔于奚請曲懸繁纓仲尼云惜也不如多與之邑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聞狄固貪婪貴貨易土曷
若錫之錦綺厚以玉帛必不得已請去春秋當周德
既衰諸侯強盛禮樂自出征伐競興情僞於是乎生
變詐於是乎起則有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名
若與此書國之患也表入勅下中書門下議光庭奏
曰西戎不識禮經心昧德義頻負盟約孤背國恩今
則計窮求衰稽顙聖慈含有許其降和所請書隨事
給與庶使漸陶聲教混一車書文軌大同斯可致也
休烈雖見情僞變詐於是乎生而不知忠信節義於
是乎在帝曰善乃以經書與之

御渾爲兵部侍郎平章事判門下省主吏曰當過官
渾愀然曰列官守職宜委有司紛更撓之非賢者用
心也士或千里辭家以干微祿小邑至辨豈慮無能
况旌善進賢事不在此其年吏曹注擬無退量者
武元衡元和初平章事憲宗甚禮信之詔追浙西節
度使李錡稱疾請醫理至歲暮帝以問宰臣鄭絪請
如錡奏元衡曰不可且錡先自請來朝詔既許之即
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也今陛下新臨天下屬耳目焉
若使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從此去矣帝曰然遽追
之錡果計窮而反

裴度元和中華章事時王稷家奴二人告稷換其父
錡遺表隱沒所進錢物既命鞠之留其奴於內仗又
發中使就東都簡責其家財度奏曰王錡身沒之後
其家進獻已多今因奴上告又命簡責其家臣恐天
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爲計者於是亟罷其使而殺
其奴

令狐楚元和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務清化源以
分流品不親細事人皆稱之

李逢吉穆宗長慶中華章事汴州李宥叛詔僕射尚
書左右丞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並至中書與逢吉

及杜元穎同議汴州事先是公卿務苟安者多避河
北近事請授李宥以節帝將從之逢吉獨議不可以
爲河北之事蓋有不得已者與河南固殊若又以節
付之則長淮以北從此難制元穎與戶部侍郎張叔
將沮其議且確爭曰安有惜數尺之節而不惜一方
之性命乎議未決適有宋亳穎三州刺史急奏繼至
皆請朝廷卽別命帥穆宗大悅以逢吉議是立遣中
使分往三州宣慰焉於是逢吉請以將帥卽綬徵李
宥入朝以義成軍節度韓充乃韓弘母弟寬厚得衆
汴人懷之請移鎮大梁脫宥敢旅拒卽徐許兩軍南

北夾攻之東倚滑臺之師而充入必矣帝皆從其議
 帝慶厚文宗太和初同平章事急於用才酷嗜文學
 嘗病前右有以浮議坐廢者故推擇群材往往棄暇
 亦為時所議時李叢義累破滄鎮賊衆每俘執多遣
 剗剔慶厚以恩喻之載義深納其旨自
 此滄鎮所獲生口配隸遠
 地前後全活數百千人
 鄭覃太和末與李石同平章事有詔江西湖南以官
 健衣糧一百二十分送上都充宰相召顧手力覃等
 上言宰相上弼聖政下理群司若忠正無邪宗社所
 佑縱逢盜賊兵不能傷若事涉隱欺心懷驕妄雖有
 防衛神得誅之臣等願推赤心以荅聖獎孟軻知非

氏孔子不畏匡人其前件衣糧並請勒停依前
 置只以金吾司手力充引上從之

李石太和末同平章事時中使劉行深田全操等六
 人自巡邊迴馳入金光門驅騎奔驅詭言相驚云兵
 自外至兩省官及百司官僚倉皇散走至有不及束
 帶襪而乘者街衢百姓縱橫叫譟塵坌四起時石與
 宰相鄭覃在中書廻顧人吏稍稍散失覃謂石曰耳
 目頗異且宜出去石曰今事勢不可知宜堅坐鎮之
 莫將寧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必或繼亂走將
 何逃任重官崇人心所屬不可忽也覃然之石閱視

文案沛然自若京城不逞之徒潛備弓刀引首北望
 真城門閉即恣行剽劫時內使連命閉門左金吾將
 軍陳君賞領其徒立望仙門下日縱使有賊閉門不
 難請徐觀之至於日晚京城始定是日微石與君賞
 已及亂矣

周馮道初仕後唐天成中同平章事凡孤寒士子抱
 才業素知識者皆與引用本朝衣冠履行浮躁者必
 抑而鏡之

冊府元龜

州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畏慎 慎密 知人 禮士

器度

夫邑荒舍垢兼容虛受居不充拙動無休迫斯君子
 之盛德也若乃居廟堂之上宅台揆之任斟酌元化
 儀刑列辟而能恕小過忘舊惡臨敵而靡懼受寵而

勿喜高譚于危難之際忘懷於得喪之域坐鎮浮競立安反側德宇寬裕心量淵邃誠足為庶尹之表式副下民之瞻望哉

漢曹參為相國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丙吉為丞相吉馭吏嗜酒數通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言無所容身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污丞相車禍耳遂不去也

後漢張溫為司空時邊章韓遂為亂溫衛命征討以

擢武都尉陶謙

字恭祖

為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

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僚高會溫令謙行酒

衆辱溫溫怒徙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畧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已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溫於官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為公耶溫曰恭祖痼病尚未除邪遂為之置酒待之如

蜀蔣琬爲丞相諸葛亮長史亮卒琬爲尚書遷人將軍錄尚書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群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宇舉止有如平日繇是衆望漸服東掾楊戲素性簡畧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王者請推治敏琬曰

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王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是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後何問耶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意存道皆此類也費禕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禧七年魏軍次於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碁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得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日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辨賊者也禕至敵遂退

吳顧雍爲丞相久之呂壹秦博爲中書典按諸官府

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成威福遂造作推酤障管
之利舉罪糾姦織介必聞重以深按醜誣毀短大臣
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
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
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
尚書郎懷叙面詈辱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如
此

晉陳騫爲大司馬與賈充石苞裴琇等俱爲心膂而
騫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爲不及也

王戎爲司徒惠帝之西遷也戎出奔於邾在危難之
間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

永

王導爲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劉隗用事
導漸見踈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
廢焉

庾亮爲中書令與王導受遺詔輔幼主蘇峻作逆兵
至京師戰于建陽門兵敗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
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柁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
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着賊衆心乃安
謝安爲侍中吏部尚書受顧命桓温入赴山陵止新

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旣見温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問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及符堅率衆號百萬次於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安遣弟石及兄子玄征討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復敢言乃令張玄之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之圍碁賭別墅安嘗碁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

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陟至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旣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旣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展齒之折宋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又無學術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宗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

唐婁師德爲納言嘗薦狄仁傑及仁傑爲宰相不知師德薦已數排師德令充外使則天嘗出師德舊表

示之仁傑大慙謂人曰吾爲婁公所舍如此方知不
逮婁公遠矣師德頗有學識器量寬厚喜怒不形於
色

狄仁傑天授中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
天謂曰卿在汝南時甚有善政欲知諧卿者乎仁傑
謂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過臣之
幸也若臣不知諧者並爲善友臣請不知則天深加
歎異

裴耀卿開元中爲黃門侍郎平章事充轉運使凡三
年運七百萬石省脚三十萬貫或說耀卿請進所省

脚錢以明功利耀卿曰此蓋公家盈縮之利耳謂
以之求寵也乃奏充所司和布糴等錢

賈耽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自朝居家接
對賓客及暮乃止而人未嘗見其喜愠

趙退翁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初在湖南日令狐岷崔
儼並爲巡屬刺史岷嘗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儼亦
久在朝列所爲或虧法令退翁每以正道制之岷乃
多令人毀退翁於朝及退翁爲相拔儼自大理卿爲
尚書左丞岷先敗官爲別駕又擢爲吉州刺史時人
多之

周馮道仕晋平章事時奏請徵史圭為刑部侍郎鹽鐵副使圭在明宗時為右丞權判銓事道在中書嘗以堂判銜銓司所注官圭怒力爭之道亦微有不足之色後道首舉圭圭方愧其度量遠不及也

畏慎

得寵若驚老氏攸戒先慎乎德君子所守矧夫宰衡量任天子是毗百度群倫罔不咸在進退語默為衆規矩其有慎終若始執虛如盈集木思危履虎增畏預懷棟撓之懼深懲味厚之毒舉止恭遜周旋悚慄至有讓爵散財避賢自劾形于憂慮積成疾疢詔旨

敦諭特或彊起側身卑退若無所容斯蓋承榮祿之

厚慙忠報之薄其君子之盛德歟

周仲山甫為宣王卿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

令善也翼翼然

恭敬貌

漢蕭何為相國素恭謹及誅韓信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願君讓封不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石慶為丞相醇謹而已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

之武帝以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
 按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避賢
 者路詔報反室還家也慶素質見詔自以為得計欲上
 印綬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
 也或勸慶宜引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先
 是公孫弘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
 石慶公孫賀劉屈釐繼踵為丞相繼踵言相躡也自蔡至慶
 丞相府客館丘墟而已言不能進賢故不繕脩其室也至賀屈釐
 爵壤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醇謹復終相
 位醇厚也其餘盡伏誅云

公孫賀代石慶為丞相初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
 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帝與左右
 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帝迺起
 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
 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此始矣
 張安世昭帝時為左軍將軍與霍將軍同心輔政時
 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孫時安世兄賀為掖廷令本
 衛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刑以舊恩養視皇曾
 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
 冠長八尺二寸安世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安

世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服縣官
是矣勿復言子女事於是賀止宣帝即位為大司馬
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歲餘霍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
心畏忌已內憂矣忌者戒盈 滿之禍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
婦女孫即今所謂女孫也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形見帝
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寢恐
後漢李通光武時為大司空性謙恭常欲避權勢素
有消疾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
寵之

竇融為大司空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

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
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詔不許

順帝時王龔為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縣
書記

橋玄靈帝時為太尉謙恭下士子弟親族無在大官
者文曰非然非當劉寬為太尉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
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
南齊陳顯達為太尉侍中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
匿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不過千數人

北齊趙彥深爲司徒嘗參機近柔溫謹慎

唐房玄齡太宗朝爲尚書左僕射或時以事被譴則累日朝堂稽首請罪悚懼踖踖若無所容

岑文本貞觀中遷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怪而問之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位高貴任重古人所懼撫已循心所以憂耳親賓有來賀者輒曰受弔不受賀

婁師德神功元年拜納言雖參知政事而深自畏避竟能以功名終爲識者所重

後唐趙光逢莊宗同光末平章事其弟詣問於私第

嘗語及政事他日至止光逢已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之事其清靜寡慾進退存亡端然如此

實令其慎密

易曰庸行之謹又曰臣不密則失身若夫居台鼎之位秉鈞衡之重斟酌正典財成物軌弼君之違補職之闕緝熙百志彌綸九叙固元首之同體庶尹之司南者也自非深中篤厚舉止詳慎其何以贊樞機之務成將順之美哉漢世以來宗公間作乃有嘉謀匪躬之奏退則削橐熙工救物之議外無漏言道濟於元元美歸於君上斯足以副師尹之瞻爲天子之宰

矣

漢張安世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職典樞機以謹慎周

密自著外內無間著明也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

移病謂移書言病也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

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有郎功高不調選

也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

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安世外陽拒之

實令其遷

後漢魯恭為三公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

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為稱

魏華歆為司徒性周密舉動詳慎嘗以為人入陳

務以諷諫合道為貴就有所言不敢顯露故其事多

不見

陳群為司空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

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議群居然拱默群

薨正始中詔撰群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士乃見

群諫事皆歎息焉

吳顧雍為丞相時訪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

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大帝以此重之

軍國得失行事可否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

北齊趙彥深為司徒歷事累朝嘗參機務溫彥謹慎
 喜怒不形於色
 隋高熲開皇初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熲執政將二
 十年治致昇平論者以為真宰相所有奇策密謀及
 損益時政熲皆削藁世無知者
 唐戴胄貞觀中為吏部尚書參預朝政胄雅有幹局
 凡所敷奏坦然可觀時政得失輒隨事封進多所補
 益奏便削藁繇是外無知者
 溫彥博貞觀中為中書令性周慎不妄交遊自掌機
 務杜絕賓客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宗以是嘉之

楊師道為侍中參預朝政性周慎密未嘗漏泄內
 事親友或問禁中之言乃更對以他辭嘗曰吾少窺
 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餘風
 王珪貞觀中為侍中與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
 徵同知國政珪所有陳說多封上而焚藁故其事不
 得而詳也
 高士廉貞觀中為吏部尚書參預朝政俄遷尚書右
 僕射任遇既隆多所表奏成輒焚藁人莫知之
 戴至德高宗朝為右僕射知政事時左僕射劉仁軌
 每遇申訴寃滯者輒美言許之而至德先據理難誥

若有理者密為奏之終不顯已之斷決繇是譽歸於
 仁軌或以問至德答曰夫慶賞刑罰人主權柄凡為
 人臣者豈得與人主爭權柄耶帝知而深歎美之
 陸元方在官清謹再為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
 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
 悉命焚之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庶幾廣福不
 衰矣又有書一匣自嘗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李視
 之乃前後勅書其慎密如此
 蕭嵩為中書令兼脩國史在公慎密人莫測也
 苗晉卿為侍中代宗即位年已衰暮凡歷三朝皆以

慎密見稱

李晟德宗時為司徒每嘗帝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
 大臣之節性沉默未嘗泄於所親

李德裕會昌中為宰相於長安私第別構起草院院
 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裕獨處亭中凝然
 握管左右侍者無得預焉

夫居輔相之位處台衡之重使卿大夫各任其職賢
 不肖咸得其所輪轅曲直適於用鳧鶴短長安於分
 自非識可以察言觀行明可以望表洞裏風鑿融胡

機神警悟其孰能臻於是哉稽諸舊史眇觀前載乃
 有知賢而獎任得士而慰薦集髦彥於公府登俊又
 於朝右至於旌別淑慝預志淪敗皆可徵焉
 周周公從武王入殷聞有長者武王往見之問殷所
 以亡長者曰王欲知之則明日請以日中為期武王
 與周公明日又往要其期則不得也武王怪之周公
 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耻不能諫其主又以其惡
 告王故不忍也

漢周亞夫景帝時為丞相而趙禹為丞相吏府中皆
 稱其廉平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無害言無人能勝也然文

禹持文法深刻者

不可以居大府

丙吉宣帝時為丞相病篤薦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
 于定國太僕陳萬年帝皆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
 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
 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
 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
 居位皆稱吉為知人其視人命皆感肉骨
 黃霸為丞相薦樂陵侯史高可大尉天子使尚書責
 問霸免冠謝霸死後高竟為大司馬史著此者亦言霸奏高為太尉

適事宜也

薛宣元帝時爲丞相而翟方進爲司直宣知方進名
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爲丞相
後漢張純爲大司空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
王龔順帝時爲太尉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

杜喬爲太尉見荀爽稱之曰可爲人師

魏蔣濟爲太尉時曹爽輔政司空宣王稱疾避爽正
始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
庫遂出屯維水奏爽罪大司農桓範矯詔開平昌門
南奔爽宣王謂濟曰知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驚馬
戀棧豆爽必不得用也爽果不能納範計

蜀諸葛亮爲丞相時董厥爲府令史亮稱之曰
史良史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爲主簿又關羽
于興少有令問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中監軍又
楊洪始爲李嚴功曹嚴未至健爲而洪已爲蜀郡洪
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爲廣漢
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亮能盡時人
之器用也又亮軍向祁山姜維詣亮亮辟爲掾亮與
留府長史張喬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
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嘗諸人不如之其人涼州
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

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存心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

蔣琬字公琰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亮時爲軍師將軍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亮又拔彭美爲治中從事美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亮雖外接待美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美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旣敬信

亮加察美行事意似稍踈左遷美爲江陽太守

巴字子初先主辟爲西曹掾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

晉陳騫武帝時爲大司馬因入朝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疆於自用非綏邊之材也將爲國耻願陛下詳之時弘爲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爲不協相構於是徵弘旣至尋復以爲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爲必敗二人後果失羗戎之和皆被寇喪沒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

張華惠帝時為司空皇甫重性沉果有材為華所知
蔡謨為司徒甚器重杜乂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
杜乂也其為名流所重如此

王導為司徒謝尚書善音樂博綜衆藝導深器之比
之王戎嘗呼為小安豐乃辟為掾

臣欽若等曰王戎封安豐縣侯

謝安為衛將軍錄尚書事嘗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
又知王咏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咏之亦以
貪敗繇是識者服其知人

宋王弘為司徒時羊玄保為長史弘甚知重之謂左
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淮之曰鄉二賢明美朗識

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

南齊王儉為尚書令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為宰相
又嘗謂中書侍郎江淹曰卿年三十五已為中書侍
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富貴卿自取
之但問年壽何如耳淹曰不悟明公見眷之重

後魏李冲為司空時裴宣早有聲譽事母兄以孝友
稱舉秀才見司空李訢與言自旦及夕訢嗟善不已
冲有人倫鑒識見而重之

後周元天穆為太宰時雒陽人于謹性沉深有識量
屏居州里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才也後為太傅太宗

伯天穆為太宰屬元顥自梁入雒通直散騎嘗侍楊
 寬初與顥少相噐重後從天穆赴石濟寬夜行失道
 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同周旋今不來矣天穆
 答曰楊寬非輕於去就者也其所逗遛必有他故吾
 嘗為諸君保明之語訖候騎白寬至天穆撫髀而笑
 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之握其手曰是所望也
 即給牛三十頭車五乘綿綸一十五車羊五十口與
 天穆俱謁孝莊於太行
 唐狄仁傑為納言時桓彥範以門蔭調右衛翊衛仁
 傑以其慷慨俊爽特相禮異嘗謂曰足下才識如是

必能自致遠大尋擢授監察御史後

郭子儀建中初為尚父有疾百官造問皆不屏妾
 及御史中丞盧杞來于儀速麾去侍妾獨隱几待杞
 杞去或問其故子儀曰彼形怪陋而心險吾左右見
 之必笑此人若得權吾當族矣
 杜黃裳元和初同平章事時劉闢阻兵朝議討伐黃
 裳以為獨任高崇文可以成功憲宗從之
 裴瑄為相時崔植為大理評事秩滿退居雒下潛心
 經史尤精易象瑄知其操行擢拜左拾遺
 李吉甫元和中同平章事先是段文昌家于荊州偶

崇文果
破劉闢

儻有氣義節度使裴胄知之而不能用韋臯在蜀表授秘書郎吉甫刺忠州文昌嘗以文干之及吉甫居相位與裴垙同加獎擢授登封集賢殿較理文昌後兼相位韋處厚與裴度同平章事陳許節度使卒物議以陳許軍四征有功必自擇帥或以禁軍之將得之處厚與度議以太僕卿高瑀深沉方雅曾刺陳蔡人懷良政又熟忠武軍情欲請用瑀事未聞陳許表至果請瑀為帥乃授簡較左散騎嘗侍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使自大曆以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廉輸重賂禁軍將較當為帥者自無家財必

資於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內外公議縉紳相慶曰韋公作相債帥鮮矣

後唐任圜同平章事時李愚為翰林學士圜雅相欽重屢言於樞密使安重誨請引為同列屬孔循用事援引崔協以塞其請後愚至宰相

漢蘇逢吉為相監脩國史以諫議大夫賈緯頗投文字甚知之遷史館脩撰判館事

禮士

陸賈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然則起館開閣夷心虛想以優士禮賢者豈欲獨厚於食客故人哉亦所以

廣聰明助教化以副股肱耳目之寄而已以薛宣之
煩碎猶謂朱雲曰留我束閣可以觀四方之奇士况
風采醞藉有踰於宣者也故平勃之間附會者不為
朋比田竇之客鍾撫者多其策畫其於安危固有裨
益矣若乃降車騎於里巷屈台榭以揖客格招權納
賄之路與背公死黨之譏暱近匪人隳廢衮職禁網
踈濶時或優容王道清夷孰免禍敗斯亦可深戒至
於休沐謝絕齷齪謹廉不能從容開宴咨諏得失括
囊公府丘墟客館者又何取焉

周周公相成王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

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漢公孫弘為丞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閣皆小閣也東

向閣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椽史官屬也

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

粟飯

才脫粟而不精潔也

故人賓客仰衣食

故人平生故交

祿皆以給

之家無所餘

曹汝人大與士奈論以小文

王音為大司馬時楊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至京師
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吏

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以李尋治尚書好洪範災
異學天文月令陰陽根厚遇之

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時樓護為天水太守既免家

長安中商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
闕巷尚不聽遂往至護家

馬宮為大司徒陳遵為公府掾遵日出醉歸言每日出必飲

也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按舊法令而罰之也故事有百

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遵官大儒優士又重遵優禮

賢士尤敬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柰何以小文責之乃舉

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都夷令古扶風之縣

後漢宋由為太尉辟何敞待以殊禮敞論議高常引

大體多所規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

楊賜為太尉掾士趙咨謝病去賜特辟使飾巾出入

請與講議以幅巾為首飾不加冠冕

橋玄為司徒蔡邕辟玄府玄甚敬待之

袁逢為司徒靈帝時漢陽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是

時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

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

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鄴食其長揖漢王令揖三公

何遽怪哉逢則歛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

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

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公分坐坐者皆屬觀

來豔為司空好學下士開館養徒衆

皇甫嵩爲三公以身起於汗馬折節下士

蜀諸葛亮爲丞相建興二年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
舊德以秦宓爲別駕伍梁爲功曹杜微爲主簿微少
受學於廣漢任安爲劉璋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
國微嘗稱聾閉門不出外亮以爲主簿微固辭舉而
致之旣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
堂上與書曰伏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
覲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元南兄
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
州德薄任重慘惻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已十八天資

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賜
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勲於竹帛也以賢愚
不相爲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徒自屈也微自乞
老病求歸亮文與書荅曰曹丕篡弒自立爲帝是猶
土能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群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戒
之怪君未有相誨便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
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
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
安也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欲去
乎其敬微如此拜爲諫議大夫以從其志馬謖以荆

州從事隨先王入蜀加綿竹成都令越雋太守才器
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以謬爲參軍每見談論
自晝達夜費禕爲黃門侍郎亮南征還群僚於數十
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繇是衆人
莫不易觀

晉張華爲司空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於窮賤候
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咏爲之延譽陸機
及弟雲俱入維造華華一見而奇之曰伐吳之役利
在獲二雋遂爲之延譽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機爲
祭酒轉太子洗馬尚書著作郎雲爲吳王郎中令

王導爲揚州刺史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
事顧和爲導從事和嘗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
叩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
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
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內之俊繇
是知名

南齊褚淵爲司徒領尚書令引王僧虔之子志爲主
簿謂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爲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
子淵接引賓客未嘗驕倦

梁袁昂爲司徒以蕭乾容止雅正性恬簡深敬重之

後魏陸鄴為司徒兼領太子博士鄴好學愛士嘗以
講習為業其所待者皆篤行之流士多稱之

北齊高隆之為太保錄尚書事欽尚文雅搢紳名流
必存禮接

後周宇文護為大冢宰引樊叔畧為中尉叔畧多計
數習時事護委信之

唐張嘉貞為中書令自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
功貞外郎貞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為嘉貞所引

位列清要嘗在門下共議朝政時人為之語曰令公
西俊苗呂貞訓

李勉為宰相禮賢下士始終盡心

裴度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先是德宗朝宰臣歸私第
百官不敢及門度以方討不廷宰臣宜日接多士與
有所聞因奏請私家通賓客帝方屬心許之四方布
衣盡得以策畫干丞相至今宰臣私第接士因度之
請也

用和疑自釋褐至台輔好延納後進士無賢不肯皆
虛懷以待之或致其仕進故甚有當時之譽

册府元龜

宰相傳

卷之三十三

惟前武職為司徒兼領太子博士卿好學愛士嘗以
 講習為業其所待者皆篤行之流士多稱之
 詔齋賦繇之馮遂其絲燕遊華林園却步譽紳名流
 必將銀鹿擊奔至台神我或際對士無賀不肯肯
 諫嗣宇文護為大冢宰引樊叔畧為中尉叔畧多計
 悉盡謝傳兼蓋平空休至今宰引引弟弟士因與之
 南張麻因為肅清於後漢書命太魯延聘以西北林
 勳軍不準及陳敷熾也侍和受華訓首為極處所引
 葉文繇懷書拜鴻平章議製要勝人為平並日觀參
 李成器宰昧黜賢下士故終盡心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畢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一十五

出鎮

昔陸賈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漢宣
 亦云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相也蓋夫天子之宰
 弼諸庶績居乎內則鎮國家撫百姓使卿大夫各任
 其職處乎外則握兵要司民政俾郡國縣道承其風

雖分任迭處而周旋委賴其義均矣自旦奭以降斯
 可繫舉施及唐室並建戎鎮繇台衡而領旌纛者或
 以式遏寇亂或以均被勞逸出入更踐悉得而數焉
 周周公旦召公奭成王時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
 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

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

畢公高康王時分居理成周郊

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

使有作畢命言畢公見命之書日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

康王即位十二年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於

豐肅至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以成周之衆命畢

公保釐東郊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東郊令得所王若曰嗚呼

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於天下用克受殷命

其王

告畢公代周公為太師為東伯命之言文武惟周公布大德于天下故天祐之用能受殷之王命

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茲殷頑民遷於維

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邑密邇王室武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訓惟世密邇王室用化其教

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言殷民遷周已

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虞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日紀父子曰世道有升

降政繇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

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厥法御之若乃不其善則民無所勸惟公懋德克

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言公勉德能勤小物

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嘉績多于先王予小

子垂拱仰成

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為王垂拱仰公于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孫

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我今

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不敢任公往治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

善癉惡慤之風

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

揚其善 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其不循教道之嘗則殊其井居

田界使能畏為惡之禍

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

海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

政

貴有嘗辭尚體要不惟好異

政以仁義為嘗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若異

于先王君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上所不好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絕公其念之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

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

特言我聞自古有之有祿位而無禮教少

以放蕩陵逸有德者如此寔亂天道

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

相去萬世若同一流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戒義服美於人

此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戒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者言僭上

驕淫矜侈將由

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言殷衆士驕恣過制務其所能以自侈大如此不變

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未必厭服以禮閑禦其心惟艱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

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以富資而能順義則

惟可以嘗年命矣惟以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于何其能順乎

王曰嗚呼父師

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副不柔厥德允脩

言邦國所以安危惟

在和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惟周公克慎厥始惟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脩治

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

周公遷殷頑民以滑亂階能慎其始君陳

弘周公之訓和其中畢

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

治澤潤生民

三君合心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致化治理其德澤恩施乃浸潤

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

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

福

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嘗受多福

公其惟時

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為國家立無

窮之基業于公亦有無窮之名聞于后世

子孫訓其成式惟又

言後世子孫順公之

成法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

人之為政無日不能惟在盡其心而

已罔曰民寡惟慎厥事

無日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政事無敢輕之

欽若

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敬順文武成業以美于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

後漢劉虞為幽州牧靈帝遣使就拜太尉封容丘

晉石苞為驃騎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武帝踐祚遷

大司馬加侍中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

強盛以威惠服物

陳騫為太尉都督揚州諸軍事轉大司馬咸寧三年

求入朝詔聽留京城

賈充武帝時為侍中尚書令氏羗叛帝深以為慮侍

中任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下詔曰秦涼二境比

年屢敗胡虜縱暴百姓荼毒遂使暴類扇動害及中

州雖復吳蜀之寇未嘗至此誠繇所任不足以內撫

夷夏外鎮醜逆輕用其衆而不能盡其力非得腹心
 之重推轂委成大救其弊恐為患未已每慮所難忘
 寢與食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雅量弘高達見
 明遠武有折衝之威文懷經國之慮信結人心名震
 域外使權統方任綏靜西夏則吾無西顧之憂而遠
 近獲安其以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
 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駟馬會荀勗
侍宴論
 太子婚姻事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及
 京師大雪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行
 劉琨為并州刺史愍帝遣兼大鴻臚趙廉拜琨司空
 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元帝轉琨為侍中太尉餘

如故

陶侃為侍中太尉荊州刺史後都督江州領刺史移

鎮武昌

郗鑒成帝時為司空侍中賊帥劉徽聚衆千數浮海

抄東南諸縣鑒遂如京口加都督揚州之晉陵吳郡

諸軍事

庾冰成帝時為中書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交三州

軍事征虜將軍假節康帝即位又進車騎將軍冰懼

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當伐石季龍於是以本號除

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

桓温為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又加揚州牧錄尚書事鎮姑孰又領徐兗二州刺史温北伐還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後還鎮姑孰

王坦之孝武帝時為中書令與謝安共輔少主尋遷丹陽尹俄授都督徐兗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

謝安孝武帝時為中書監揚州刺史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後為征討大都督以摠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

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楊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益

雍梁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後會稽王導子專權而

廣陵之步兵築壘日新城以避之

王恭孝武帝時自中書令為都督青兗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前將軍兗青二州刺史

宋謝晦少帝時為中書令與徐羨之傅亮等共輔朝政帝既廢晦乃行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撫軍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

袁粲前廢帝時為司空順帝初即位粲鎮石頭梁王茂為司空高祖天監十三年九月以茂為驃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之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

史 陳侯瑱爲太尉文帝天嘉元年二月出鎮湓城以拒周軍

唐陸象先景雲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先天三年出爲益州大都督長史仍爲劍南道按察使

王峻開元十一年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出鎮朔方制曰周建司馬以申元法漢用丞相兼撫四夷伐叛柔服於是平在朔方古郡寔曰新邦雖夷狄已平河縣無事境鄰戎馬地雜坳牧瞻言備豫深仗

威謀王峻學綜九流才苞七德武稱敵國文乃時憂邊之誠所懷必盡奉上之道知無不爲出則守于四方入則式是百辟辨茲旗物制我封疆賞不失勞舉無遺德俾憑廟堂之策克平邦國之事可持節兼朔方軍節度大使其河西隴右河東河北諸軍征馬並委峻檢察置之

杜暹開元四年爲黃門侍郎平章事十七年出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崔渙天寶十五載爲黃門侍郎平章事至德三載出爲餘杭太守江東採訪使

張鎬至德元載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二載出為河南節度使

王縉廣德二年正月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八月加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兼東都留守縉讓侍中從之

杜鴻漸廣德二年為黃門侍郎平章事永泰二年兼成都尹持節充山南西道劍南東川等道副元帥充劍南西川節度等使平郭英父之難也

裴冕永泰四年自左僕射平章事充南都留守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 代王縉

張鎰建中二年七月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二年四月出為鳳翔尹隴右節度使

杜佑貞元十九年為簡較司空平章事元和二年出為河中尹河中晉絳等州節度使平章事如故

袁滋永貞元年七月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八月以西川劉闢擁兵自擅出為東西兩川山南西道安撫大

使十月加簡較吏部尚書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察等使 滋懼而不進 貶吉州刺史

杜黃裳永貞元年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元和二年正月制曰昔周之周召出為二伯是以宗公而領方任

也鄭之桓武入作三事是以諸侯而宰邦政也然則
荷中外之寵享崇高之名不有盛德孰膺寵命門下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黃裳道惟無方才則不
器陋齷齪之廉謹本誠明而坦夷澄波納寬瑞玉凝
素夙以令望更于達官論議必通於大經損益咸酌
於中制代所准的朝之羽儀爰授樞衡俾居左右所
緝者隆典所陳者格言色無面從志不枉撓弘茲曷
遠之化啓彼夷兇之征將明則然忠利斯在惟股肱
之郡有節制之師兵威外接於太平地形內錯於左
輔是用謀帥僉歸碩人藉台庭之素風執戎鉞以莅

示以嚴重廣其封疆罷平陽之十連復元侯之四
履超鼎列足仍參廟謨增二象之光輝滯一方之膏
雨大邦雄屏群后所瞻爾其敬哉無替舊績可簡較
司空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中尹充河中晉
絳慈陘等州節度等使

武元衡元和二年二月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十月詔
曰地有西蜀國之粵區百濮群蠻外匝于封域雙流
重阻內固於襟帶形勝所屬統綏惟艱近者剪其兇
魁鍾以勳力實有威惠至于和寧而匪遑啓居累布
丹懇激戀闕之深志將執珪而展儀誰其代之尤在

能者乃聽僉議輟茲台臣大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戶部侍郎事蕭縣開國伯武
元衡器惟弘深行本端敬珪玉不琢雷風有嘗風彰
嘉聞亟歷華貫乃司邦憲有遂物之誠乃踐地官有
阜財之積益振公望克諧朕心擢於鼎司授以大柄
謨繇外而不伐懼繇衷而自彰展代工之勤弘具物
之化以道則直以心則和丙吉雅通於國體山甫誠
補於衮職朝夕有恪毗予一人眷茲西南憂寄方切
非寬大無以益衆非慈惠無以厚生非誠信無以撫
夷蠻非忠賢無以奠邦國故我心旂膺茲重任外分

兵符以副於俞往中佩相印不離於具瞻峻秩爰
於六官崇階更登於七命且示加等仍疏大封勉承
寵光無替朕命可銀青光祿大夫簡較吏部尚書兼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
度等使仍封臨淮郡開國公
李吉甫元和二年二月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二年九
月出爲簡較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充揚州
大都督府吏淮南節度觀察等使是月吉甫赴鎮揚
州故事宰臣出鎮帝御道化門臨送百僚序班
張弘靖元和元年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十一年正月

出爲簡較吏部尚書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
觀察等使

李逢吉元和十一年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十二年九
月制曰蜀門南次梁部東分地東江南境緜賔濮非
志懷端重不可委以察廉非識度弘深不可付以節
制聿求公望爰自輔臣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李逢吉文以發華行惟居厚忠懇每形於造膝直
方斯見於匪躬自處台席載移星瑄溫然德器休有
素風觀其勤本於仁足以敷王澤考其守歸於正足
以奉師貞乃眷梓潼茲惟與壤用去將明之任俾効

潘宣之功予欲頒正典於一隅故兼以夏鄉之位予
欲布憲章於列郡故假以副相之權爾其儉節以訓
俗澄清以檢吏因土風之剛悍使勇且知方就物產
之殷充俾旣富而教苟能積實期有遐聞於戲朕於
大臣進退示全其恩禮爾之報國始終宜竭其肺肝
身雖遠出於山川心豈忘於夙夜服茲休命俞往戒
哉可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劔南東川節度
副大使知節度事靜戎軍等使時朝廷方討淮西宰相裴度身請自督戰
憲宗乃下制以度爲淮西節度逢吉與度
不叶乃罷逢吉知政事出爲東川御史
寶曆二年十二月又自右僕射平章事出爲簡較司

空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李夷簡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元和十三年七月出爲
簡較尚書左僕射平章事充淮南節度等使
裴度元和十三年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十四年四月
制曰忠利於國者效積而事章器用於物者志遠而
任重况入調鼎鼎出鎮藩垣荷中外之寵榮膺文武
之重寄將允僉望命茲輔臣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晉國公裴度量惟弘深道在兼濟大王蘊連
城之價長材負構厦之姿言必公忠義本誠警自居
約軸斗贊機謀匪躬以務其將明憂國不忘於造次

管夷克淮蔡使節於師旅之間及殄寇青齊運籌
帷幄之內勤勞靡替弘益居多績用是嘉擢冲逾懇
東夏雄屏寔惟晉陽控大鹵之山川司北門之管鑰
橫制獯虜遠清疆陲是以輟獻納於沃心撫方隅於
注意倚屬攸切勳庸可宣舟楫嘗賴其弼予鉄鉞頗
觀其益衆勵山甫之恪德成方叔之壯猷式副具瞻
勉揚休問務旣兼於左揆秩仍踐於中台爾其戒哉
以服嘉命可簡較尚書左僕射兼門下平章事大原
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等使文宗大和四年九月
又自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加侍中出爲山南東道節

度使

崔群元和十四年十二月自中書侍郎平章事出爲
湖南都團練觀察使

韓弘元和十四年七月自宣武軍節度使入爲司徒
兼中書令十五年六月出爲河中尹充河中晉絳慈
陘等州節度使

段文昌穆宗卽位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長慶元年
二月出爲簡較刑部尚書同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
川節度等使

杜元穎長慶元年爲戶部侍郎平章事三年十月帶
平章事除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穆宗御安福門
臨餞元穎之鎮

牛僧孺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寶曆元年正月出爲簡
較禮部尚書平章事充武昌軍節度使僧孺居相位
三年嘗以寵過爲懼自前年十月抗疏乞罷帝以先
朝舊相園寢未終不許及穆宗祔廟畢又如前拜章
帝以郊禮在近職當輔導不許至是又固陳乞帝乃
嘉其退讓特建武昌軍額而命之太和四年復爲兵
部尚書平章事六年十一月制爲簡較左僕射揚州
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

李程敬宗卽位初爲吏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
寶曆二年九月出爲簡較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觀察使
寶易宣敬宗卽位初爲戶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左僕
射太和四年十月出爲簡較左僕射同平章事充山
南東道節度等使
路隨太和二年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加門下侍郎九
年四月以簡較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鎮海軍節
度等使

李宗閔太和三年爲吏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

七年六月出爲簡較禮部尚書平章事興元尹
西道節度使

李德裕太和七年爲兵部尚書平章事八年十月以
簡較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兼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
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武宗卽位初入爲吏部尚書平
章事累加太尉會昌元年宣宗卽位出爲簡較太尉
同平章事江陵尹充荆南節度使
李固言太和元年爲門下侍郎平章事九月以簡較
兵部尚書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等使開成元
年四月復入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判戶部二年十月

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依前守門下侍郎平章事
 李石太和九年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開成三年正月
 制曰翼亮之臣寄任攸重九功未叙則宜立於廟堂
 百度既貞則兼制於方嶽中外迭處式寵才賢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石元精降祥河嶽鍾秀
 文含大雅學茂全經瞻智通理亂之源達識究古今
 之變望麟人傑居為國楨頃者嘉其多能俾調鼎實
 動必隨道知無不為每竭慮於謀猷思致予於堯舜
 嘗司轉漕仍摠財役盤錯之難銚亦不滯增台輝之
 光彩揚鳳沼之波瀾墜典咸脩遠方畢服夙夜匪懈

光我知臣近者情在進賢願辭袞職不賜
 難為乃眷荆門東南巨鎮山川重險舟車要衝北
 節符是遵權便台臣往往宜復前規俾登大將之
 仍持上相之印尹正望府兼視雄藩增榮峻階無忝
 朕命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陵尹充
 觀察等使
 節度使
 李紳會昌元年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累加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四年七月出為簡較司空同平章事揚州
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李回會昌五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
六年出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

鄭肅會昌五年為兵部尚書平章事累遷門下侍郎
宣宗即位初為河中尹節度使

白敏中宣宗即位初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司空
門下侍郎大中五年四月簡較司徒同平章事出鎮
邠寧招討南山平夏時新復河湟故遣重臣招之

盧商宣宗即位初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加工部尚書

大中元年八月出為武昌軍節度使

夏侯孜大中二年五月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右

僕射門下侍郎七年十月以簡較司空平章事成都

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周墀大中二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三

年三月出為簡較刑部尚書劍南東川節度使

崔龜從大中二年為戶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

兼吏部尚書五年十一月出為簡較左僕射充宣武

軍節度使

令狐綯大中五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右僕射

咸通元年二月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河中尹充河中節度使

魏謩大中五年爲戶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十年以簡較戶部尚書平章事出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裴休大中六年爲兵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十年爲簡較戶部尚書宣武軍節度使

崔慎孫大中十年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十二年二月出爲簡較禮部尚書充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杜審權咸通元年爲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尋出爲簡較司空鎮海軍節度使

畢誠咸通二年爲兵部尚書平章事加工部尚書四年十一月以疾辭位除簡較吏部尚書河中尹充晉絳慈隰節度使

楊汝咸通四年三月爲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八年三月以簡較兵部尚書充浙江西道觀察使

曹確咸通四年十一月以兵部侍郎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十一年以病求免除簡較司空平

冊府元龜 出鎮 卷之三十三
章事充鎮海軍節度等使

徐商咸通六年二月爲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十年正月以簡較兵部尚書出爲江陵尹荆南節度等使

路巖咸通七年爲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十二年四月以簡較司徒爲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

于琮咸通八年三月爲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十三年二月以簡較司空充山南東道節度等使

劉瞻咸通十年爲戶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門下兼刑部尚書十一年九月以簡較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兼江陵尹充荆南節度等使

王鐸咸通十一年爲禮部尚書平章事加吏部尚書乾符元年正月以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充宣武軍節度使二年復爲右僕射平章事五年以鐸守司徒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充諸道兵馬都統劉鄩咸通十三年爲戶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僖宗卽位初以簡較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

度事 趙隱咸通十三年為戶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
兼刑部尚書乾符三年三月以簡較吏部尚書出為
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

李蔚乾符三年為太嘗卿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兼吏
部尚書五年九月以簡較右僕射出為東都留守
鄭從謹乾符五年為吏部尚書平章事加門下侍郎
廣明元年二月以簡較司空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
留守充河東節度使

帝昭度中和三年為吏部尚書平章事加司空門下

侍郎昭宗即位以昭度簡較司徒平章事兼成都尹
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劉崇望龍紀元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加吏部尚書
平章事大順二年汴州朱全忠與徐帥時溥爭衡全
忠謀兼徐泗表請重臣鎮徐乃以崇望為武寧軍節
度使

崔胤乾寧元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乾
寧二年三月以簡較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河中尹
充河中節度等使再入朝三年七月復以左僕射兼
廣州刺史充清海軍節度領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

徐彥若大順元年為戶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

二年七月以簡較右僕射同平章事兼鳳翔尹隴州

節度使時李茂貞求兼領山南昭宗將加兵問罪故以彥若代之終不赴鎮光化三年

九月自守太保兼門下侍郎除簡較太尉同平章事

充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管内觀察等使

王博景福二年為戶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乾

寧元年十月為湖南節度使二年六月復平章事三

年五月自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出為簡較尚書左

僕射同平章事充鎮京軍節度等使八月復入相

裴樞光化三年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加吏部尚書天

復三年十月以簡較右僕射同平章事充清海軍

度等使是月復入相

獨孤損天復三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

郎兼戶部尚書天祐二年三月簡較尚書左僕射同

平章事兼安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等使

梁犇建開平元年為司徒平章事累加侍中太保四

年三月除陳許節度使仍令中書不議除替

後唐趙鳳明宗時為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

長興三年出為簡較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安

國軍節度等使

國軍節度等使

安重誨明宗時爲太尉中書令充樞密使長興中以
簡較太師兼中書令充河中節度使
晉王建立初仕後唐明宗使爲右僕射中書侍郎平
章事天成四年出爲青州節度使
桑維翰高祖時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天福四年七月
出爲簡較司空兼侍中相州節度使
周馮道初仕後唐天成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累加
門下侍郎左僕射末帝卽位出爲同州節度使未幾
入爲司空晉高祖入維爲首相累加司徒兼侍中少
帝卽位加大尉復出爲同州節度使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賦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一十六

總兵 機畧

總兵

天文以下台至兵周官以司馬詰禁是知秉國鈞熙
帝載不獨以論道爲任職靖時難康天步亦將以分
閭而赫勳故鷹揚大烈始於佐命敦詩閱禮是謂義

府宜乎天子任帷幄之臣如左右之手仗順扶義以肅乎戎昭伐謀制勝以申其廟筭焉至於潔齋壇以厚其禮假節鉞以尊其權建行臺嚴師律蓋所以異其名數而委以專征者矣其有夙負智勇誓清疆場顧肉食之貽誚以郊壘而為耻抗詞自請專秉武節斯乃同國體休戚而萬邦為憲者歟

周周公相成王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叛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召公虎為宣王卿士王命虎平淮夷尹吉甫作江漢之詩美之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為

宣營也宜徧也言勤勞於營四方徧疆理眾國也

漢韓信為左丞相擊魏虜魏王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曰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趙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又拜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曹參為左丞相屬相國韓信東擊齊酈商以右丞相將兵擊黥布攻其前垣攻其壁壘之前兩陣得以破布

盧縮為大尉項籍死縮別將與劉賈共擊臨江王共尉

尉共敷子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之

樊噲封舞陽侯盧縮反噲以相國擊縮破其丞相抵

紂南抵至也一云抵其丞相之名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

周勃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

姓乘馬乃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

灌嬰為丞相匈奴大入北地文帝令嬰將騎八萬五

千擊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

周亞夫為太尉東擊吳楚平之

劉屈氂武帝時為左丞相戾太子殺江充發兵宣言

帝在其泉病困疑有變奸臣欲作亂帝於是來幸城

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

後漢鄧禹為前將軍赤眉西入關光武以禹浮沉

大度授以西討之畧遣入關光武即位使者拜禹為

大司徒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督

公乘歙引其衆十萬拒禹於衙禹破走之而赤眉遂

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

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

迎軍降者日以千數於是名震關西

吳漢為大司馬建武二年率諸將兵擊檀鄉賊於鄴

東漳水上大破之復率諸將擊鄴西山賊黎伯鄉等

及河西脩武悉破諸屯聚帝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鄴新野諸城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與馮異擊昌樓城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年春率耿弇蓋延擊吉犢於軹西降之又率杜茂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留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淮陽永既死二城皆降又率陳俊王梁擊破五枝賊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冬漢率耿弇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大破其衆遂擊勃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明年春拔朐斬憲東方悉定

會隗囂叛復遣漢西屯長安十一年春率岑彭公孫述十二年春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於其郭中述自將出城大戰述兵敗走高平奔陳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雒陽十五年復率馬成馬武北擊匈奴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於成都移檄郡縣遣漢率劉尚臧宮討之漢圍成都城破誅歆等而還王梁為大司空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賊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

張溫靈帝時中平元年繇司空為車騎將軍地節三

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溫爲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

魏高柔爲司徒時太傅司馬懿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爲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

蜀諸葛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後主立南中諸郡並皆叛亂景耀三年春亮率衆南征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六年春揚穀斜谷道取郤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叛魏

應亮關中響震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九年出祁山木牛運十二年亮悉大衆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魏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

吳諸葛恪廢帝卽位爲太傅輔政初大帝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船譟是廢不復脩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恪守之引軍而還魏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遏恪與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遂敗加恪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

孫峻為丞相時魏將毋丘儉文欽以衆叛與魏人戰于樂嘉峻帥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還

晉安平王孚初仕魏為太尉及蜀將姜維寇隴右雍州刺史王經戰敗遣孚西鎮關中統諸軍事征西將軍陳泰與安西將軍鄧艾進擊維退孚還京師賈充為司空武帝伐吳之役詔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充受節鉞將

中軍為諸軍節度屯襄陽

王衍為司徒王彌寇青徐兗豫四州又入許昌諸郡守將皆奔走遂寇雒陽衍帥衆禦之彌退走

王導明帝未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及成帝初卽位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咸康元年四月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又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疋俄而賊退四年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

陶侃為侍中太尉都督交廣寧七州諸軍事又詔侃

都督江州移鎮武昌
郗鑒爲車騎大將軍散騎嘗侍領徐州刺史蘇峻反
進鑒爲司空鑒去賊密邇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
大誓三軍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命及陶侃爲盟
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賊帥劉微聚衆數千
浮海抄東南諸縣鑒遂城京口加都督揚州之晉陵
吳郡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進位太尉
庾亮爲中書令與司徒王導輔政蘇峻作逆乘勝至
京都詔亮假節都督征討諸軍事
桓溫爲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率舟

軍進合肥太和四年上疏悉衆北伐又以溫領
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沖西中郎表真赤
騎五萬北伐百官皆於南州祖道
謝安武帝時爲衛將軍輔政苻堅初破以總統功進
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
楊沮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
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
宋沈慶之孝武時爲司空討緣江蠻
南齊陳顯達爲太尉侍中建武三年虜攻徐司詔顯
達出屯徃來新亭白下以爲聲勢

陳侯瑱為司空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于鄆州詔瑱與領軍將軍徐慶率舟師為前軍以討王琳瑱敗琳于梁山敗齊兵于博望生擒齊將劉伯琳盡收其資儲舟艦俘馘以萬計琳奉其主蕭莊奔於齊

後魏長孫嵩為司徒晉末宋武帝伐姚泓明元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綠河北岸列軍次于畔城又勅簡精兵為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銳南出彭浦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嶠陝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則裕可不戰而擒於是叔孫建等尋河趣維遂入關嵩與

建等自成臯南濟晉諸屯戍皆望塵奔潰晉克嵩乃班師

奚斤為左丞相明元車駕西巡詔斤為先驅討越勤部於鹿那山大破之蠕蠕犯塞令斤等追之太武為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為左輔宋少帝立其大臣不附國內離阻遣斤收宋武前侵河南地假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司空公太武卽位仍為司空太武征赫連昌遣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督四萬五千人襲蒲坂昌守將赫連乙升棄蒲西走斤追敗之昌敗亡保上邽

長孫翰爲司徒太武征赫連昌翰與廷尉卿長孫道生宗正娥青爲前驅遂平其國

和其奴爲司空侍中皇興元年長安鎮將東平王道符反乃詔其奴領征西大將軍率殿中精兵萬騎以討之未至而道符敗軍還

王肅爲尚書輔政時南齊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車騎將軍與驃騎大將軍彭城王總率步騎十萬以赴之

穆紹爲尚書令司空公爾朱榮之討葛榮詔上黨王天穆爲前鋒次於懷縣司徒公楊椿爲右軍紹爲後

繼未幾會擒葛榮乃止

楊津爲司空爾朱榮死以津爲都督并泗等九州諸軍事驃騎太將軍北道大行臺委津以討胡經畧

北齊斛律金文宣時爲太師以茹茹爲突厥所破種落分散慮其犯塞驚擾民乃詔金率騎一萬屯白道

以備之

斛律光爲太保河清二年四月光率步騎二萬築勳長城乃置十三戍三年正月周遣將達奚斌與等來

寇詔光率步騎三十萬禦之與聞而退走三月遷司徒四月率騎北討突厥獲馬千餘匹是冬周又遣尉

遲迥等寇雒陽光率騎五萬馳往赴擊戰于邙山迥等大敗遷大尉三年太傅周遣將圍雒陽武平元年詔率步騎三萬大破之加左丞相三年率衆築平隴等城戍周柱國常孝寬等來逼平隴光與戰大破之軍還復詔令率步騎五萬出平陽道攻姚襄白亭城戍皆尅之周又遣將常宜陽光率步騎赴之大破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段詔爲左丞相武平二年二月周師來寇遣詔與右丞相斛律光大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獲周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是月又遣將發遣斛

律光師先出討詔亦請行大破之七月詔疾甚生

還

隋高頴開皇初爲尚書左僕射兼納言時突厥屢爲寇患詔頴鍾過公邊九年晉王大舉伐陳以頴爲元帥長史三軍諮稟皆取斷于頴貞觀三年突厥南虞麋則爲尚書右僕射兼右武侯大將軍開皇七年嶺南人李賢據州反高祖議欲討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高祖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帝乃遣爲桂州道行軍總管

楊素為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管朝政及煬帝初漢
 王諒反以素為荊州道行軍總管率眾數萬討諒
 唐裴寂為尚書右僕射宋金剛之寇并州也姜寶誼
 李仲又相次陷沒寂自請行因授晉州道行軍總管
 得以便宜從事
 李靖為兵部尚書簡較中書令貞觀三年突厥諸部
 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為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
 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領以逼之四年
 靖進擊定襄破之

張亮貞觀中為刑部尚書參預朝政及興高麗之役

亮頗諫不納因自請行太宗乃以亮為滄海道行軍

大總管

李勣貞觀十七年為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十八年
 為遼東道行軍總管高宗總章元年以開府儀同三
 司知政事為遼東行軍總管

劉仁軌儀鳳中為尚書左僕射詔往洮河軍鎮守以
 禦吐蕃

韋待價為文昌右相永昌元年五月為安息道行軍
 大總管以擊吐蕃

狄仁傑簡較納言兼右肅政臺御史大夫聖曆初突

厥侵掠趙定等州命仁傑爲河北道元帥許以便宜從事突厥從五迴道而去仁傑總兵十萬追之不及婁師德萬歲登封元年爲御史大夫知政事吐蕃入寇令師德與夏官尚書王孝傑討之後爲納言聖曆二年又爲大總管專總邊任前後三十餘年

魏元忠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聖曆二年簡較并州長史充天平軍大總管以備突厥中宗朝爲肅政臺御史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比歲突厥與吐蕃數犯塞元忠皆爲大總管討之

唐休璟景龍末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景雲初拜特進充朔方道行軍總管以備突厥

郭元振爲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先天中持節爲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張說開元八年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明年勅說爲朔方節度大使往巡五城處置兵馬

房瑄至德初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抗疏自請將兵以誅寇孽收復京師肅宗望其成功許之詔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仍與子儀光弼等計會進兵

張鎰肅宗至德二年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朔方與

茂帝注意將帥以鎬有文武才業命兼河南節度使
持節都統淮南等道諸軍

杜鴻漸代宗永泰中爲兵部侍郎平章事時劍南節
度兵馬使柏貞節楊子琳皆興師討崔旰蜀方震擾
詔鴻漸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充山劍副元帥兼劍南
道節度使討之

裴度憲宗元和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討吳元濟以
淮蔡叛李愬李光顏用師旣久國家聚兵淮右四年
度支供餉不勝其弊諸將玩寇相視未有成功憲宗
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王涯等三人以勞師弊財意欲

罷兵競陳利害度獨無言帝問之對曰臣請身自
戰明日延英重議逢吉等出獨留度謂之曰卿必能
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生帝亦爲
之改容度復奏曰臣昨見吳元濟乞降表料此逆賊
勢實窘蹙但諸將不一未能追之故未降耳若臣自
赴行營則諸將各欲立功以固恩寵破賊必矣帝然
之異日詔曰輔弼之臣軍國是賴興化致理則秉均
以居取威定功則分闕而出所以同君臣之體一中
外之任焉屬者問罪汝南致誅淮右蓋欲刷其汚俗
弔彼頑民雖挈地求生者實繁有徒而嬰城執迷者

未剪其類何獸困而猶鬪豈烏窮之無歸歟繇是遙
聽鼓聲更張琴瑟煩我台席董茲戎旃朝議大夫守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飛騎尉賜紫金袋裴度爲時降
生協朕夢卜精辨宣力堅明納忠當軸而才謀老成
運籌而智略前定司其樞務備知四方之事付以兵
要必得萬人之心是用禱于上玄棟此吉日帶丞相
之印綬所以尊其名賜諸侯之斧鉞所以重其命爾
宜布清問恢壯猷感勵連營蕩平多壘招懷孤疾自
撫夷傷况淮西一軍素效忠節過海赴難史冊書勲
建中初攻破襄陽擒滅崇義比者脅於凶逆歸命無

每念前勞嘗思安撫所以內輟輔臣俾爲師率
欲保全慰諭各使得宜往欽哉無越我不訓可門下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
申光蔡觀察等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等使詔
出度以韓弘爲淮西行營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只
稱宣慰處置使又以此行旣兼招撫請改剪其類爲
革其志又以弘已爲都統請改更張琴瑟爲近輟樞
軸請改煩我台席爲授以成筭皆從之自討淮西王
師屢北論者以殺傷滋甚轉輸不迫疑議密疏紛紜
交進度以腹心之疾不時去之終爲大患不然兩河

之盜亦將視此爲高下遂堅請討伐帝深委信故聽之不疑度旣受命召對於延英奏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滅朝天有日賊在歸闕無期帝爲之惻然流涕十二年八月三日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騎衛帝從御通化門慰勉之度樓下啣涕而辭賜之犀帶度名雖宣慰其實行元帥事仍以郾城爲治所以李逢吉與度不叶乃罷知政事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

王鐸爲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時賊陷江陵楊知溫失守宋威破賊失策朝議統率宰相盧雋稱高駢累立戰功宜付兵柄物議未允鐸廷奏曰臣忝宰輔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臣惟自率諸軍盪滌群寇朝議然之乃以鐸爲守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江陵尹荊州南節度充諸道都統

孫偓爲兵部侍郎平章事乾寧二年十月壬子詔充鳳翔行營招討使甲寅偓於驛舍會諸將以議進軍戊午鳳翔李茂貞上章請罪師遂不行
崔胤爲司徒知政事時昭宗初自鳳翔還都乃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張濬爲宰相判度支昭宗嘗問濬致理何事最惡對

曰莫若彊兵兵彊而天下服繇是專務蒐兵甲欲以武功勝天下後于延英論前代爲治得失濬曰不必遠論漢晉之弊臣竊見陛下春秋鼎盛英濬如此內外偏於彊臣臣每思之寔痛心而泣血也會朱全忠誅秦宗權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降全忠幽州李威雲州赫連鐸等奏請出軍討太原詔四品以上官議皆言國祚未安不宜生事假如得太原亦非國家所有濬議曰先帝頻至播越王室不寧原其亂階繇克用全忠豈始也請因其奏乘个忠立功斷兩雄之勢帝曰收復之功克用第一今乘其危困而加兵諸

侯其謂我何濬懇論用兵之利益欲示外勢而擠濬復泰也上猶未決宰臣孔緯曰張濬所陳萬代之利也陛下所惜一時之利也以臣所料師度河而賊自破昨計度軍中轉餉犒勞一二年間必無闕事陛下斷意行之既二相俱論乃以濬爲河東行營兵馬都招討宣慰使以京兆尹孫揆副之仍授揆昭義節度使華州韓建爲供軍使朱全忠爲太原西南面招討使李威赫連鐸爲太原東北面招討使全忠以汴軍三千爲濬牙隊大順元年六月濬率軍五十二都兼邠寧鄜夏雜虜共五萬人騎發自京師昭宗御安喜

樓臨送濬

後唐郭崇韜爲侍郎監脩國史兼樞密使同光三年
客省使李嚴使西川廻言王衍可圖之狀莊宗以魏
繼岌爲都統崇韜爲招討使率魏軍六萬進討蜀川
莊宗以御駕喜慶殿酒宴西征諸將舉酒屬崇韜曰
繼岌未習政事卿久從吾戰伐西面之事屬之于卿
周王峻爲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廣順元年冬河
東劉崇與契丹圖晉州峻請行應援太祖用峻爲行
營都部署以徐州節度使王彥招爲副詔諸軍並取
峻節度許峻以便宜從事軍行資用仰給於官隨行

將吏得自選擇

李穀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顯德二年十一
月爲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州行府
事以許州節度使王彥超副焉又令侍衛馬步軍都
指揮使韓令神以下一十二將各帶征行之號以從
焉

機畧

夫蘊經綸之才登宰輔之任當朝廷多事之際屬黔
首艱難之日儻不能轉彼禍機運夫良畫則先聖所
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者也故有詭轉逆黨之擒以

清內難詐謂渠魁之喪以壯人心或遣騶虞之幡或飾練布之服擇后黨之師傅俾脩節行通藩侯之問遣以豐國用或奪姦雄之心或易驕兵之帥垂之簡縮誠有可取者矣

漢蕭何為丞相時韓信欲反其舍人上書告變吕后欲詔恐其黨不就乃與何謀詐令人從高帝所來稱陳豨已破群臣皆賀何給信曰雖病強入賀信人吕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鍾室謂懸鍾之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周勃為丞相時竇后兄長君弟少君既自陳見后原賜之家於長安勃與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懸

此兩人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彼害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

擇師傅又復放吕氏之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繇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蜀諸葛亮為丞相時關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矜傲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超群也羽美鬚髯

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太悅以示賓客

晉張華爲司空時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惠帝以瑋矯詔擅害三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騎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帝從之瑋兵果敗

王導明帝時拜司徒一依陳群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後爲太保成帝時經蘇峻之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布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

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練遂踴貴乃令王者出賣端至一金

唐崔祐甫代宗大曆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神策軍使王駕鶴掌禁兵十餘年權傾中外德宗初登極將令白瑋珪代之懼其生變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瑋珪已赴軍視事矣又青州李正巳畏懼德宗威德乃表獻錢三十萬貫帝欲納其奏慮正巳未可誠信以計逗留止之未有其詞延問宰相祐甫對曰正巳奸詐誠如聖慮請臣因使往淄青使令宣慰將士囚以正巳所獻錢賜賚軍人且使浮荷聖德又令

外潘知朝廷不重財貨帝悅從之正巳大慙而心畏服焉

基度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度以計諷鎮冀節度使王承宗使獻德棗二州以謝罪尋諭滄景節度程權使之入覲始以滄景德棗爲一鎮朝廷命帥以分其力元和十三年鄆州節度使李師道領州十二握兵十萬侍強先起兩鎮騷然度遂密計奏請討除憲宗大喜遂徵師問罪數月滅之分其地爲交海淄青鄆曹三鎮數十年之叛地一旦悉平成憲皇中興之基實各臣計謀之力度以宰相鎮太原召還時朱克融王

廷湊雖受朝廷節鉞未解浮州之圖度初發太原二鎮書諭以大義克融解圖而去廷湊亦退含有中使自浮州來言之穆宗甚喜即日又遣中使往浮州取牛元翼更命度致書與廷湊度公路奉詔中使得度書云朝謝後卽歸留務恐廷湊知度無兵權卽肯前約請度易之中使乃進度書草具奏其事及度至京進對明辨帝方憂浮州之圖遂授度淮南節度元是昭義監軍使劉承偕恃寵凌節度使劉悟三軍積發大謀擒承偕欲殺之已殺其二謙悟救之獲免而囚承偕詔遣歸京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至是宰臣

延英奏事度亦在列帝顧問度曰劉悟拘承偕而不遣如何處置度辭以潘臣不合議軍國事帝固問之且曰劉悟負我我以僕射寵之近又賜絹五萬疋不思報效翻縱軍衆凌辱監軍我實難奈此事度對曰承偕在昭義不法臣盡知之昨劉悟在行營與臣書數論其事是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臣軍仍持悟書將去云欲自奏不知奏否帝曰我都不知悟何不密奏其事我豈不能處置度曰劉悟武臣不知此體例雖然臣竊以悟縱有密奏陛下必不能處置今日事狀如此臣等面諭陛下猶未能決况悟單詞豈能動於

聖聰哉帝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度曰陛下必能收忠義之心使天下戎臣爲陛下死節唯有下半紙詔書言任使不明致承偕亂法令悟集三軍斬之如此則萬方畢命群盜破膽天下無事矣苟不能如此雖與劉悟改官賜緡臣亦恐於事無益帝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緣是太后養子今被囚繫太后未知如卿處未得可更議其宜度與王播等復奏曰但配流遠惡處承偕必得出帝以爲然承偕果能得歸

帝處厚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滄景李同捷旣稽天

冊府元龜 卷之三十三
誅魏博史憲誠中懷向背裴度以宿舊自任待憲誠於不疑憲誠嘗遣親吏請事至中書處置謂曰晉公以百日於上前保使主某則不然但俾侯所爲自有朝典耳憲誠聞之懼此輸竭竟有功於滄州

後唐郭崇韜爲宰相初收汴維稍通路遺親友或規之崇韜曰余備位將相祿賜巨萬但爲梁之日賂遺成風今方面藩侯多梁之舊將皆吾君射鈎斬祛之人也一旦革面化爲吾人堅拒其情得無懼乎藏余私室無異公帑及郊禋崇韜悉獻家財以助賞給晉桑維翰爲相及楊光遠平鄴以兵驕難制維翰請

速散其衆朝廷從之而移光遠爲維尹光遠孫是快快又以馮暉鎮靈武蕃部歸心朝議患之維翰欲圖大舉以制北戎命將佐十五人皆列藩之帥也唯暉不預其間乃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招禁直學士答詔一一條對其云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雜虜窺邊非卿雄名何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才暉得詔甚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宰相部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三

